

张森生 ◎著

# 梧桐树下的辉煌

桐乡历史人物札记



张森生  
◎著

# 梧桐树下的辉煌

桐乡历史人物札记

宁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梧桐树下的辉煌:桐乡历史人物札记 / 张森生著.  
—宁波:宁波出版社,2011.4  
ISBN 978-7-80743-726-0  
I. ①梧… II. ①张… III. ①历史人物—列传—桐乡市 IV. ①K820.85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045493号

# 梧桐树下的辉煌

## ——桐乡历史人物札记

---

作 者 张森生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315000)

印 刷 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何小平

封面设计 唐雪冬

开 本 690mm×960mm 1/16

字 数 250 千

印 张 21.25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43-726-0

定 价 28.00 元

# 序

时间过得真快，认识张森生先生已经三十多年了。在 20 世纪的整个 80 年代里，因为工作关系，我们不时能够得到张先生的指点和帮助，从而能感受到他的人格力量。他是桐乡文化界的老前辈——尽管当时他的年龄也并不大，但却是新中国成立之前当地非常进步的文学青年。20 世纪 40 年代，他追求光明渴望进步，在桐乡的一个普通的师范学校里就写进步的小说、散文、文艺评论以及诗歌。新中国成立之初，张森生先生和所有的热血青年一样，充满激情地迎接新中国的到来，并且在其中积极贡献着自己的青春。然而 1957 年的那场劫难使张森生先生来到了农村，那时，无论是在田间劳动还是当民办教师，张森生先生再也无法用笔来抒发自己的内心世界。不过，他始终没有忘记一个人的尊严要靠自己的人格来体现，也没有忘记曾经有过的理想信念。因此，张森生先生在沉寂的二十余年里，没有怨天尤人，更没有揭发举报他人。和他有过接触的人，没有说他不好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张森生先生的社会地位被恢复，他在文艺界的影响已经不小，但是他依然很低调，受过委屈的他，对党和国家没有半句怨言，因为他深知我们国



家的封建历史那么长久，国土又那么广大，人口那么众多，新中国的发展道路不容易。回到教育界的他更加兢兢业业地教书育人，他不仅满腔热情而且千方百计地去满足年轻人的知识需求，可以说是有求必应，这让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年轻人十分感动。

在桐乡，经历过“文革”的人恐怕没有不知道张森生先生的。当时，教育复兴之后就是文艺的发展，而张森生先生又是桐乡地区的文艺前辈。自然，文艺界的同仁有事都愿意和他商量，而他又是来者不拒，乐意和大家一起努力。那时，我曾在文化局、文联、县委宣传部工作，和张森生先生接触较多，常常去麻烦他。“请张森生老师参加”也成了当时我们工作上常常说的一句话。记得当时我们和教育局局长鑫权兄应上海一家出版社之约编一本名为《可爱的桐乡》的乡土教材时，完全可以利用工作时间去做的事情而我们恰恰是花业余时间去完成的。当时张森生先生常常加班加点，查资料搞核对，逐字逐句地修改，有时我们晚上还去教育局开会。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张森生先生的心情一直是舒畅的，因为对他而言，名利早已是过眼云烟。但他勤奋不减当年，他收藏的很多图书以及经过潜心研究而书写的关于家乡的文章也日益增多。他把桐乡的历史和中国的历史联系起来，写出了《〈四库全书〉与桐乡》、《大运河与桐乡》、《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吕留良》、《明末清初的农学家张履祥》、《林则徐与桐乡》、《南社和桐乡》、《太平天国与桐乡》等等，他力图让家乡在祖国灿烂文化中留下一些印痕；他又把苏轼、陈与义、徐霞客、洪昇以及徐自华、弘一法师等文化人和历史上的桐乡联系起来，寻觅这种历史文化的当代意义。张森生先生更是努力发掘当代桐乡的文化现象，

将茅盾、丰子恺、陆费逵、金仲华、钱君匋、徐肖冰等人的奇闻轶事以故乡人的视角描绘出来，令人们感动的同时又感到家乡的亲切。

我曾经专门到张森生先生的家里看过他的藏书，一间房子里都是书，又被摆放得整整齐齐，使我羡慕得不得了。他告诉我，他的工资，除了吃饭，几乎全部用来买书。听完，我顿时肃然起敬。这是 20 世纪 80 年代的事。而现在，张森生先生的藏书越来越多，范围也越来越广，据说张森生先生的藏书在浙江嘉兴已经很有名气，在新世纪他曾被评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嘉兴市十大藏书家之一，因此，张森生先生的文史研究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与他的藏书结合起来。我们这些在外乡工作和生活的人看到张森生先生在地方媒体上发表的有关桐乡的文史文章，自然感到非常亲切，也非常希望张森生先生能够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以传后人。相信他的这些有益于世道人心的作品，几十年、几百年以后仍然会为读者所欢迎。因为传下去的不仅仅是文字，还是作者对故乡的一种情怀。

现在，张森生先生的文史作品终于要出版与世人见面了，这不是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但对关心家乡文化传承发展的任何一位桐乡籍人士来说是一件好事。张森生先生来信让我写几句作为这部作品的序言，几十年的友谊反而让我有些迟疑，因为给前辈的文集写序是有思想负担的，担心写不到点子上误了读者，但是在读过张森生先生的这部文史作品的全部文章后，笔者写下了上面这些文字。

感想如上，是为序。

钟桂松

2010 年 12 月 3 日

# 目 录

序(钟桂松) / 1
桐乡人文精神的历史跨越 / 1
京杭大运河桐乡段的驿站 / 17
石门的历史文化积淀 / 22
历史上的濮绸 / 27
《四库全书》与桐乡 / 31
明代桐乡的倭祸 / 38
读《光绪桐乡县志》札记 / 43
钱勰与苏轼、秦观 / 48
宋代诗人陈与义和乌镇 / 52
赵汝愚与《宋朝诸臣奏议》 / 57
石门张氏园 / 59
黄榦监石门酒库 / 62
贝琼的《菊庄志》及咏菊诗 / 68
李乐与《见闻杂纪》 / 71
徐霞客曾至乌镇 / 76





- 晏城于坟的相关考略 / 78  
陆时雍及其《诗镜总论》 / 83  
明清乌镇戏曲家 / 87  
清代乌镇的女诗人 / 90  
张履祥与吕留良的交往 / 95  
清初思想家吕留良 / 101  
吕留良是坚持民族气节的爱国者 / 105  
吴之振与吕留良 / 108  
“宋诗派”诗人吴之振 / 111  
洪昇与乌镇 / 116  
浙西派词人汪森 / 119  
冯浩父子的诗文笺注 / 123  
鲍廷博与“知不足斋” / 131  
清代画家金廷标 / 136  
金德舆、方薰与《太平欢乐图》 / 141  
清代诗人舒位与乌镇 / 145  
林则徐与桐乡 / 148  
朱翊清与《埋忧集》 / 150  
陆以湉与《冷庐杂识》 / 152  
《光绪桐乡县志》主编严辰 / 157  
俞樾与严辰及乌镇 / 161  
杨乃武·夏同善·乌镇萧家厅 / 164  
古代的几位教育家 / 169  
南社著名女诗人徐自华 / 173



- “麦之女神”沈骊英 / 175  
诗人、社会活动家汤国梨 / 178  
秋瑾弟子徐蕴华 / 180  
出版家、教育家陆费逵 / 185  
蔡冠洛与弘一法师 / 187  
记载太平军活动的两个抄本 / 191  
桐乡发现太平天国文物的故实 / 196  
清代的乌镇香市 / 200  
民国时乌镇公用事业的创办 / 203  
张宗祥曾任教桐乡 / 206
- 教育家曹辛汉 / 208  
语言学家朱文叔 / 211  
语言学家、教育家郭后觉 / 214  
我国现代进步文化的先驱者茅盾 / 217  
孔另境和司徒宗 / 224  
茅盾与瞿秋白、陶行知 / 231  
抗战初期茅盾对通俗文学的贡献 / 236  
茅盾与《文艺阵地》 / 246  
茅盾的两件“手迹” / 252  
画家、文学家、教育家丰子恺 / 259  
丰子恺史料拾遗 / 261  
怀乡忆旧的美文 / 267  
丰子恺的画 / 270



- 革命伴侣沈泽民与张琴秋 / 273  
出版家朱联保 / 282  
宋庆龄最信任的人  
——金仲华 / 284  
金仲华与叶圣陶、柳亚子 / 292  
勇敢忠诚的爱国新闻战士  
——抗战时期的金仲华 / 298  
书画篆刻家钱君匋 / 312  
摄影家徐肖冰 / 314  
一代师表沈昌均 / 316  
对桐乡解放作出贡献的陈振 / 324
- 后记 / 330



## 桐乡人文精神的历史跨越

桐乡历史悠久，文明灿烂。在距今 7000 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桐乡境内即有先民种植水稻，饲养家禽，营建木构房屋，繁衍生息。1956 年，在石门镇郊区的罗家角，当地农民在水田里耕种时挖出大批兽骨、陶片和镌刻精美的猪獠牙等物品。1979 年，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对此处进行局部发掘，发现上下叠压着四个文化层。经测定，其第四文化层距今  $7040\pm150$  年，属马家浜文化的早期类型，处于我国原始社会母系公社时期。其中出土的 55 粒梗稻谷、101 粒籼稻谷，是迄今已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水稻。<sup>①</sup>其第四文化层的木构地面建筑，构建上大多有榫卯结构的残迹。罗家角出土的磨光穿孔石斧、石锛和角骨制耜、凿及陶制的纺轮、网坠等生产工具，说明当地先民在远古时代便已开垦农田、饲养家畜、烧制陶器和从事原始纺织。

多年来，人们一直以为江南文化的源头在嘉兴马家

<sup>①</sup> 1989 年，日本东亚稻作文化起源考古代表团到桐乡考察后认为罗家角确实是“水稻发源地”。



浜，而罗家角的四个文化层分别代表了马家浜文化的若干不同发展阶段，可以说是马家浜文化的早期类型，丰富了马家浜文化的内涵。罗家角遗址在 2001 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0 年，崇福镇郊区湾里村的新地里遗址被发现，经省市文物考古部门联合进行科学发掘，清理出良渚文化墓葬 140 座（是已知良渚文化墓葬数量最多的一处聚落墓地），出土陶器、石器、玉器等良渚文化器物 1800 余件（组），为揭示良渚文化中晚期的社会形态提供了翔实的文物资料。



新地里遗址全景图

和新地里遗址一起  
被列为浙江省文物保护  
单位的还有乌镇郊区的  
谭家湾遗址、屠甸镇郊  
区的普安桥遗址，并有  
30 处属于马家浜、良渚  
古文化的遗址被列为桐  
乡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进入有文字记载的  
信史时代后，桐乡境域

数度变迁。春秋战国时，现桐乡市境域属越国，是吴越交界争战之地。今崇福一带称御儿（亦称语儿），现濮院附近称槜李（亦称就李）。《春秋》、《国语》、《史记》等典籍都有记载。吴国在今石门“垒石为门”，作为吴越的分界。公元前 494 年，吴国打败越国，现市境属吴国。公元前 473 年冬，越灭吴，今桐乡境又属越国。公元前 334 年，楚国大败越国，此后市境属楚。秦统一中国后，在嘉兴境设由拳县，今桐乡境属由拳。三国时，由拳属吴。公元 231 年，更名禾兴；



242年，改为嘉兴县。隋唐时，嘉兴曾两度并入吴县，市境随之隶属吴县。至五代的后晋天福三年(938)，从嘉兴划出崇德、南津、语儿、千乘、积善、石门、募化等七个乡，设置崇德县。北宋熙宁十年(1077)，嘉兴再分出梧桐、永新、清风、保宁、千金等五个乡，划入崇德县。至明宣德五年(1430)，崇德分出梧桐、永新、千金、清风、募化、保宁六乡设置桐乡县。清代为避清太宗讳，于康熙元年(1662)将崇德改称石门县。1914年恢复称崇德县。1958年11月，崇德、桐乡合并，称桐乡县。

荀子曰：“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sup>①</sup>气、生、知(自觉能力)，都是一种自然的规定或属性，“义”则表现为一种人文观念。人之为人，即通过自然禀赋的人化，而形成自觉的道德意识(义)。于是，通过群体关系与个体存在，成为人文价值，即人文精神。

自古被誉为“凤凰之家”的桐乡物阜文昌，耕读传家，奕秀累世，代有俊才。清康熙《桐乡县志》对桐乡的人文精神曾作概括：“桐邑古吴越之疆，泰伯辞让，夏禹勤俭，兼而有之。慕文儒，尚农务。”<sup>②</sup>《光绪桐乡县志》说：“士专举业，比户弦歌，科名盛于他邑。素封家四壁图书，绰有先进遗风。男子务耕桑，服商贾，妇人闺阁谨严，勤纺织，工蚕缫。”<sup>③</sup>

崇德建县后，宋元丰八年(1085)，知县吴伯举始建县学于运河之西。绍兴二十四年(1154)，任崇德知县的黄杨，将县学移建于运河之东。宣和六年(1124)，沈晦高中状元，

①《荀子·王制》，(清)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64页。

②③《光绪桐乡县志》卷二《风俗》，光绪十三年刻本，第2页。



故后来在县学建魁星亭，以鼓励后学。明正德八年（1513），县学建名宦祠和乡贤祠，为读书人树立了楷模。桐乡在明代宣德五年（1430）建县，知县生用和即初创县学，也先后在县学内建名宦祠和乡贤祠。

县学教学以儒家经书为重要内容，主要学习“四书”、“五经”。明代中叶以后，科举以八股取士，县学教学实际上以学作八股文为重点。县学招收的生员由公家给予膳食，故称“廪膳生员”（简称“廪生”）。后增多者，称“增广生员”（简称“增生”），又以额外招收，附于诸生之末，称“附学生员”（简称“附生”）。“廪生”每年两县各招20名，“增生”亦各招20名，“附生”无定额，最多一次达96名。

自宋代始，有私人创建书院，进行讲学与教授生徒的活动。在桐乡，也有学者先后开设书院，辅广是其中突出的一位。辅广，字汉卿，祖籍庆源（今属河北省）。宋室南渡后，其父逵迁居崇德之永新乡（今桐乡市濮院镇北郊）。绍熙五年（1194），辅广至临安（今杭州）问学于理学大儒朱熹，深得朱熹赞许。<sup>①</sup>庆元三年（1197），朱熹在朝中被排斥，理学被贬为“伪学”，辅广却在此时变卖家产，赴福建，来到建阳的沧州精舍，侍奉朱熹。当时“风色愈劲，精舍诸生各已散去，今日辅汉卿来，甚不易”<sup>②</sup>。辅广问学两个多月后，始告归。归乡之后，辅广在崇德县城创办“传贻书院”，谓欲“传之先儒，贻之后世”；以躬行倡率其徒，渊源师友，浸灌良多。朱熹另一学生黄榦，于嘉泰三年（1203）来崇德监石门酒库时，在石门镇上创设“崇义书院”。宋末，有学者卫富益

<sup>①</sup> 朱熹在《答吕子约》中说：“向在临安与辅汉卿相聚，见伯恭旧徒无及之者。”《朱文公集》，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卷四十八，第843页。

<sup>②</sup> 朱熹《答吕子约》。



于石人泾(今屠甸镇)创立“白社书院”,隐居讲学。

南宋时,桐乡境内由朱熹的得意门生创办了两座书院,说明此地“尊师重教”之风远较他地为先,因而出现了“科名盛于他邑”的现象。宋代的崇德,就曾有“五子登科”之盛事。时,仁和人莫琮,建炎时迁居青镇,生子元忠、若晦、似之、若拙、若冲。五子先后登科(考中进士),世比“燕山五窦”,崇德县奉旨在城内建造“五桂坊”石牌坊。至今,崇福镇尚有“五桂坊弄”的地名。

明代,浙江布政使王畿的后裔分居石门镇,于此开办“绿槐书院”。崇祯十四年(1641),桐乡县城设立“正心书院”。到清代乾隆三十一年(1766),崇德县城创立“崇文书院”。乾隆末年,青镇(今乌镇)在北栅分水墩旁设立“分文书院”。咸丰元年(1851),玉溪镇(今石门镇)创建“开文书院”。太平军之役,诸书院被毁。同治初,青镇人严辰(字淄生,咸丰九年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刑部主事)辞归故里,投身文教事业,服务桑梓。从同治四年(1865)始,以四年精力,在青镇创建“立志书院”,并任山长,担任主讲。桐乡县城于同治六年始,创办“桐溪书院”,严辰亦担任山长,主讲十年。同治十年,濮院镇倡建“翔云书院”,严辰亦担任山长,于同治十一年开院主讲。严辰共建立城镇义塾六处,除了在家乡普及教育、乐育英才外,他还搜集、整理有关桐乡的史料,主编《光绪桐乡县志》,该志被当时学者俞樾称许为“体大而义精,文详而事核”<sup>①</sup>。光绪五年(1879),屠甸创立“崇道书院”。

桐乡各地书院在创办及运行过程中,也体现了各任知

<sup>①</sup>《光绪桐乡县志》卷前《俞书》,第1页。



县及当地士绅尊师重教的精神。如乌镇的“分水书院”，是镇绅沈启震<sup>①</sup>捐银二千五百两及暨富绅捐款，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创办，当时的知县也捐置课桌凳。嘉庆初年，杭嘉湖道秦瀛及桐乡知县李廷辉各捐俸禄，作书院延师课士之用。沈启震等又捐钱一千串，分存镇上各典当，将所生利息补贴学生的膳费、书籍费等开支。同治四年(1865)，镇绅严辰、萧仪斌等筹建“立志书院”时，左宗棠亦为之捐款。

当时，桐乡境内蚕桑丝绸业的发展，也支持了书院的经费开支，“桐溪书院”、“立志书院”均收取丝业行用，每洋抽捐四文充作经费。“翔云书院”等的经费也取自丝捐。

县学、书院的创办，使桐乡境内“弦歌日盛”，科名蔚起。以乌镇为例，自宋代至清代，即有举人167人，进士64人，出现了“五子登科”。清代，桐乡县城的冯浩(曾任湖南巡抚)的长子冯应榴，乾隆五十四年(1789)以光禄寺卿担任山东正考官，其次子冯集梧同时以编修担任云南正考官，兄弟同科同差，当时是我县一盛事，传为美谈。同治九年(1870)，桐乡知县戴枚为“桐溪书院”讲堂题写的楹联，说明了书院的绩效：“结两年文字因缘，桃李已成阴，战艺难忘辛苦地；看一邑科名蔚起，梧桐方毓秀，出群定有栋梁材。”<sup>②</sup>

历代桐乡的镇、乡均有延请教师至家塾任教以及名师设塾的传统。最早的有西晋黄门侍郎许安仁在语儿乡设馆授徒。此后，如明代崇祯年间，运河北岸的钱店渡(今龙翔街道单桥村)沈家，曾延聘学者陆时雍至家塾任教。沈家为张履祥之外婆家，张履祥少年时代亦至外婆家从陆时雍受业，昼夜把卷。陆歿后，张为之作传。明亡后，张履祥隐居杨

①《光绪桐乡县志》卷十五《宦绩》，第56页称他“廉洁自持，勤慎不苟”。

②《光绪桐乡县志》卷四《学宫》，第1页。



园村授徒，苦志力学，夜不就枕者十余年。

吕留良于清初在崇德县城祖居的友芳园教授吕氏子弟，其所订《梅花阁斋规》的第一句话说：“程子曰：‘洒扫，应对，进退，造之便为圣人。’今日为学，正当依以此为第一事，能文其次也。其共勉之。”<sup>①</sup>先后聘请余姚黄宗羲和本邑张履祥来崇德执教。清光绪年间，桐乡县城的北街，沈屏山在家设馆授徒，外地学生可以寄宿，教学严谨，质量甚高，闻名于嘉属各县。明清农村设私塾的，除前述钱店渡、杨园村外，还有炉头的甑山及崇德留良乡王家厅等处。清末民初，桐乡县城有私塾9所，一般均有学童二三十人。

桐乡历史上尚有众多的义塾、社学。义塾又称义学，是旧时一种免费的学塾，由官办，亦有由个人或数人集资筹办。如元代濮院镇绅濮鉴创设的“濮氏义塾”，延聘名师主持教务，教学上品学兼顾，名盛一时。同时，崇德人吴俊卿捐田300亩办“延陵义塾”，延师训乡之子弟逾百人。赵孟頫写有称颂“延陵义塾”之诗篇。清代桐乡、石门两县城均有官办义学多所，濮院、乌镇、洲泉、玉溪（今石门）均有义学的设立，石门县还在乡间的罡城庙、义马庙等地设立义学。

同时，元明清三代均设置启蒙性质的社学（又名小学）。元代，凡所属村庄以50户为一社，设立社学一所，农闲时令各子弟入学。明代，崇德的社学建立在各乡的常平仓侧。清代，各县办社学，每乡一所。

五代后晋天福三年（938），崇德建县。自宋以来，曾有不少桐乡人任职于京城及全国各地。明清的地方志记下了他们的“宦绩”。其中大多忠心报国，勤政为民，清正廉洁。

<sup>①</sup> 《吕晚村先生文集》，清雍正三年天盖楼刻本，卷八，第5页。